



「一帶一路」的戰略思路與香港前期參與的切入點

(「一帶一路」戰略專題討論之二)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先後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時，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構想。2015 年 3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概括性地描述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和合作機制。

根據《願景與行動》的描述，「一帶一路」是當前內地對外合作與發展的重要戰略，旨在推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政策協調，促進人員、貨物、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有序流動和實現資源高效配置以及市場的深度融合，弘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共生共榮理念，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

「一帶一路」重塑國際關係生態

「一帶一路」具有高屋建瓴的戰略性意義，而且其涵蓋的地理範圍和涉及的內容範疇極為廣泛，兼且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它不僅僅為中國今後的對外經貿合作打造新的平台，更會從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層面影響和改變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與互動型態，可以說是對中國的國際關係生態的一次創造性、系統性的重塑。

「一帶一路」的戰略思路可以從五個方面去理解：

一是由古及今，在傳承古文明的基礎上，賦予其時代意義。絲綢之路是兩千多年前亞歐大陸上多條連接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和人文交流通路的統稱，曾經對促進沿線各國的繁榮發展發揮特殊的作用，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徵。「一帶一路」透過對古代絲綢之路精神的傳承與提升，提倡在新形勢下締結國與國之間、跨區域的「互聯互通夥伴關係」

二是由近及遠，從亞洲起步，放眼歐美非等地區。構建中的「一帶一路」由中國向東南亞、南亞、中亞、北亞乃至歐洲及非洲延伸，覆蓋超過 60 個國家，涉及全球約六成的人口以及三成左右的經濟總量。

在歷史上，西漢時期的張騫和東漢的班超曾出使西域，打通了連接中亞乃至歐洲的陸上通道；明朝「鄭和下西洋」，中國船隊多次南下到訪東南亞、南亞和波斯灣沿岸。《願景與行動》在這兩條最為人熟知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基礎上，為「一帶一路」建設勾劃了五條貫穿亞歐非大陸的幹線。其中的三條陸上絲路分別為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以及中國至東南亞、南亞

和印度洋；兩條海上絲路則是從中國沿海港口經南海到印度洋，再延伸至歐洲，以及從中國沿海港口經南海到南太平洋（見附件圖1）。另一方面，以遼寧為代表的東北三省提出了「東北新絲路」的概念，憑藉「遼滿歐」、「遼蒙歐」、「遼海歐」等鐵路連接中亞、俄羅斯遠東及歐洲地區，再串聯大連港等大型外貿港口的優勢，輻射日韓及東南亞地區。

在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5年10月到訪英國倫敦期間，中國與國際移動衛星公司(Inmarsat)簽訂了一項為「絲綢之路」提供衛星通信服務的協定；習主席在出席中英工商峰會時還指出，「一帶一路」是開放的，源於古絲綢之路，但不會限於古代絲路，地域範圍上東起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是穿越非洲、環連亞歐的廣闊「朋友圈」，所有感興趣的國家都可添加進入「朋友圈」。由此可見，即使在初步規劃中未能納入「一帶一路」範圍的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以及南美洲國家等，亦有機會參與絲路建設。例如，他們可以透過貿易、技術合作、投資等形式參與「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市場的基建、能源和產業等項目；可透過多邊國際金融機構，或者單獨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融資平台開展合作投資，以從中「分一杯羹」；甚至可與中國政府共同研究和協商，發起通往美洲大陸的海上絲路新支線。

「一帶一路」催生對外開放新格局

三是由基礎設施建設帶動貿易、投資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全方位擴大對外經貿合作空間。目前，「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國家亟需提高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對改善交通、電力、資訊等基礎設施的需求迫切。與絲路沿線的新興市場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高鐵、高速公路、核電、水電、裝備製造業等基建領域具備技術和成本優勢，並擁有較豐富的施工經驗。如果由政府「鳴鑼開道」，帶動國內相關行業的龍頭企業「走出去」，協助亞洲周邊國家、非洲國家、中東歐乃至西歐國家改善基礎設施，除了可為日後提升雙邊和區域的貿易活動奠定基礎之外，亦可透過為相關基建項目提供融資支持而帶動資本輸出；從而推動人民幣與沿線國家貨幣直接結算和交易，提升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國家的認可度和使用度，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例如，在高鐵輸出方面，中國與印尼於2015年10月組建中印尼合資公司，共同負責印尼雅加達至萬隆高鐵項目的建設和運營；中國亦積極與泰國、老撾、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商討，進一步改善泛亞跨境鐵路網絡，已在中老鐵路、中泰鐵路、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鐵等合作項目上取得進展。近日，中國與中東歐16國共同發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期規劃》，相信亦有助於中國借助「16+1合作」推動高鐵項目進入中東歐市場。

四是由外及內，將促進對外經貿合作與謀劃國內區域發展新棋局緊密結合起來，帶動國內相連板塊的經濟增長。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各條

支線建設的相繼啟動，原先相對封閉的內陸沿邊地區「搖身一變」成為對外經貿的前沿；而中央更有意把「一帶一路」確立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實施新一輪擴大開放的全面性戰略，「舉一綱而萬目張」，將全國的主要經濟板塊網羅其中。在《願景與行動》中亦提到，內地西北地區可發揮新疆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向西開放的視窗作用，深化與中亞、南亞、西亞等國家交流合作；東北地區藉黑龍江、吉林、遼寧與俄羅斯遠東地區陸海聯運合作，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視窗；西南地區則可發揮廣西與東盟國家陸海相鄰的獨特優勢，加快北部灣經濟區和珠江與西江經濟帶的開放發展，構建面向東盟區域的國際經濟走廊。

此外，「一帶一路」亦是由經濟入手，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社會交往的深化和地緣政治的協調，從而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和推動新型「南南合作」構築平台。古代絲綢之路是以民間自發的經貿和文化交往活動為主；有所不同的是，《願景與行動》將「政策溝通」置於「一帶一路」合作內容的首位，並強調要借重和整合既有的多邊合作機制。這凸顯了「一帶一路」建設至少其前期工作將倚重於政府間的協調，由政府牽頭「搭建舞台」甚至在一些領域扮演「主角」，再帶動企業和民間力量的參與。

另一方面，由於絲綢之路沿線的中亞、西亞、東南亞、南亞、北非、中東歐等地區以發展中國家為主，「一帶一路」建設將深化中國與沿線國家以及區域內的經濟互惠、政治互信、文化互融和社會互通，除了可為「南南合作」注入新的動能之外，亦可提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凝聚力和整體的「議價能力」，有助於他們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港可打造「一帶一路」全能樞紐

香港早已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一直擔當國家對外聯繫的重要窗口，並不斷因應內地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而調整定位，在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之餘，亦提升和壯大自己的經貿功能、產業實力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賦予了香港新的角色和新的使命。《願景與行動》中特別提到「要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不久前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亦明確表示支持香港參與國家雙向開放和「一帶一路建設」；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對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特殊作用寄予厚望。

香港應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這不但是香港在新形勢下繼續為國家的發展作貢獻的應有之義，亦是本港推動經濟轉型和謀求長遠發展的歷史性契機。事實上，「一帶一路」的策略與近年香港對外經貿的發展趨勢，特別是貿易地理結構轉型方向可謂不謀而合；沿線以新與經濟體和

發展中國家為主，尤其是東南亞、中東和中亞等國家，均為港商近年來努力拓展的新興市場。「一帶一路」的建設還將促進內地與沿線國家全方位的經濟互動和融合，涉及基建、製造業投資、商品貿易、資金融通等廣泛領域，將會對生產性服務業以及各種專業服務業衍生龐大的需求。

香港挾著國際金融、商貿和航運旅遊中心以及跨國企業總部中心的集成效應，又具有中西合璧的文化背景、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和市場規則、以及「一國兩制」的獨特地位；配合「一帶一路」的戰略，香港不但可以擔當內地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超級聯繫人」，更可發揮固有優勢，成為支援「一帶一路」項目的「全能樞紐」。按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的分析，香港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多重角色，例如融資中心、離岸人民幣服務中心、跨國企業財資中心、貿易中心、全球運作支援中心、航運中心、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總部及專業服務支援中心、人才培訓基地、人才交流中心等。

投身「一帶一路」建立先行優勢

現階段正值國家「一帶一路」策略剛剛啟動之際，香港雖有明顯優勢和條件參與其中，但政府和業界亦不能「守株待兔」或者被動地「見步行步」，而是應把握先機，從服務創新、外聯內交和協助推廣等方面著手，主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前期工作，建立先行者的優勢。

首先，香港應強化「超級聯繫人」的功能。香港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匯聚了逾百個總領事館、領事館以及其他外國派駐機構，內地的大多數省市政府亦在香港設有窗口公司或辦事機構。香港一方面可吸引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前來設立代表處；另一方面更可主動接觸尚未在香港設立領事機構的「一帶一路」國家政府，透過提供支援與便利，例如協助物色辦公設施、推薦名譽領事人選甚至提供資助等，鼓勵他們來港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

香港特區政府可考慮成立「一帶一路」辦公室，藉以統籌香港各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事宜；除了推動和協調業界的相關活動之外，亦可作為香港、內地以及相關國家進行聯繫和溝通的有效管道。日後「一帶一路辦公室」可發揮牽頭的角色，倡議和推動由內地及海外的駐港機構就「一帶一路」的合作建立聯繫機制。

民間方面，香港各界可搭建、激活與「一帶一路」國家華裔團體（例如商會、宗族組織、民間團體等）的聯繫，組織更多交流聯誼活動；本地的大專院校可考慮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加留學生的獎學金名額，吸引當地的優秀年青人來港學習，亦可為國內及沿線國家的企業家組織「一路一帶」管理人員培訓課程和交流項目，推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首要「聯絡站」、「聚腳點」和交流中心。

第二，香港應加快相關的服務創新。各行各業可審視自身的條件與強項，釐訂出本港最有條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勢領域，制定具體的配合方案，並加緊相關服務產品的創新，例如設立「一帶一路」概念的投資基金、開發更多航空航海線路、加強對輸往沿線國家出口貿易的信用保險服務、設立「一路一帶」工程和項目管理的專業培訓課程等；藉此樹立本港作為「一帶一路」商貿服務站和創新中心的地位。

第三，香港應營造更友善的商貿規管環境。香港的商貿主管部門和監管機構應檢視本港現行的規管制度，對一些不利於業界拓展「一帶一路」業務的規定和指引，應盡快加以研究並適當予以「拆牆鬆綁」。例如，香港憑著多元化投融資平台的優勢，具備條件爭取成為「一帶一路」的融資中心；但「一帶一路」國家中不少是新興經濟體，香港目前的金融規管制度可能與當地的市場發展水平、商業慣例、投資者的認知意識存在一定的「落差」。有見及此，本港的銀行、證券及其他金融業實有必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因應「一帶一路」客戶的具體情況，釐訂出更加靈活和適切的開戶條件、業務程序和合規要求，避免因為「曲高和寡」的規管標準和過於僵硬的操作規則而將豐厚的商機拒之門外。

第四，本港還應以「一帶一路」為重點來規劃和調整對外經貿關係。除了加強 G2G 層面的互動以及組織本港商界前往考察營商環境外，特區政府還可加緊與「一帶一路」國家展開經貿協議的商談，探討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投資促進與保護協定以及避免雙重課稅的協定；更可考慮到「一帶一路」設立更多的駐外經貿辦事處，以便為港商和內地企業到當地市場的發展提供貼身的支援。

另一方面，本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亦應「內外兼修」；除了深化與廣東省和澳門的合作，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之外，還應關注內地各省份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就「一帶一路」推出的新政策，藉以識別、發掘和把握其中的商機。特區政府可透過加強與內陸省市政府的「內交」，協助港商將業務向縱深推進，在拓展內銷的同時，亦以當地為跳板向周邊的「一帶一路」國家進發。

此外，香港應努力打造「一帶一路」的標誌性項目。香港可在國家的支持下，由特區政府牽頭或者透過貿發局、民間機構等舉辦一系列具國際影響力的標誌性項目，例如定期的「一帶一路博覽會」、「一帶一路投資洽談會」、「一帶一路論壇」等，甚至可委託本地大學成立「一帶一路經貿研究中心」等；除了協助國家向世界宣傳「一帶一路」戰略之外，更可藉此讓香港晉身為「一帶一路」的盛事中心。

2015 年 12 月

附圖 1：「一帶一路」初步規劃的五條海陸主幹線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由香港貿發局研究團隊繪製